

「台北人」研析之八

「梁父吟」影射含義的兩種解釋

歐陽子

在「梁父吟」裏，白先勇又一次採用全能觀點的第三人稱客觀敘述法。也再一次藉用人物的對白托出小說情節之大部份。然而這篇小說最引人注意的特點，是中國文學典故的採納與運用，以及這些典故賦予這篇小說的特殊影射含義

情節動作 (action) 發生在一個深冬午後的短短數小時內。地

點是臺北近郊天母的翁寓。小說一開始，我們看到七旬上下的翁樸園（樸公），由五十歲左右的雷委員陪同，從王孟養的公祭典禮回到自己家裏。樸公和王孟養同是參加辛亥革命的元老；雷委員則是王孟養的學生與多年的幕僚。樸公邀雷委員入屋內，到書房用茶，閒話時談起辛亥年間的舊事，以及自己和王孟養過去的一段淵源。接着樸公對當天的公祭說了幾句意見，他對王孟養的兒子王家驥之疏離中國人情禮俗，特別表示遺憾。雷委員陪樸公下棋，見他困乏打盹，便堅持告辭。樸公送到門口，再三囑咐雷委員多費點心

，幫忙照料他老師的後事。雷委員離去後，樸公在院子裏耽擱一會兒，回憶起半個世紀以前辛亥年間的一些佚事，最後才扶着他小孫子的肩膀，祖孫二人入內共進晚餐。

這篇小說裏面出現的角色，一共四人：七旬上下的樸公，五十左右的雷委員，六十開外的侍從賴副官，和一個年方八、九，暫時離開留居美國的父母而同臺和祖父同居的小男孩效先。然而，除了這四個人，「梁父吟」裏還有一個十分重要但沒出面（也不可能出面）的角色，即去世了的王孟養。而這篇小說裏引人注意的中國文學典故之運用，和王孟養這個人物，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係。

無可置疑地，白先勇取用「三國演義」裏面的部份故事，揉入小說情節裏，同時以蜀漢的英雄豪傑來影射此篇小說的人物。但有一點十分耐人尋味，即王孟養這個沒出面的角色，一方面是張飛，一方面又是諸葛亮。而從這一個相異的起點出發，「梁父吟」這篇小說可以導致兩種相當不同的解釋。不僅小說含義不同，連小說氣氛甚至小說主角都不同。更令人拍案驚奇的，是這兩種看似不能互相契合的含義，最終又

奇蹟似地回歸一處，融匯成一體。現在就讓我們分析討論這篇小說的兩種解釋。

第一種解釋——以張飛影射王孟養

樸公邀雷委員到書房喝茶談話，說起他和仲默、孟養三人當初結識的一段淵源。他們是四川武備學堂的先後同學，本來互不認識，但都參加倒滿運動，武昌革命時碰巧歸成一組，才相識。就在起義之前幾小時，

一大家幾杯燒酒一下肚，高談國家興亡，都禁不住萬分慷慨起來，你老師最是激昂，我還記得，他喝得一臉血紅，把馬刀往桌上一拍，拉起我和仲默兩個人，便效那劉關張桃園三結義，在院子裏歃血為盟，對天起誓：『不殺滿奴，誓不生還。』約定日後大家有福共享，有難同當。那時倒真是都抱了必死之心的，三個人連姓名生辰都留下了。算起來，我是老大，仲默居二，你老師年紀最小，是老么。他那時才不過是二十歲——」

三國演義裏，劉關張桃園三結義，年紀最小的是張飛，而結義的念頭也是張飛出的。白先勇以張飛喻王孟養，此為證一。樸公一再感嘆王孟養的性子太剛太烈，以致一輩子吃虧；又向雷委員微笑問道：「你們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裏的大太陽——烈不可當，是嗎？」而桃園三傑之中，也是張飛的脾氣最剛最烈，後來被范疆、張達二人謀殺，也因為他「性暴如火」。此證二。樸公追敘武昌起義之日，大勢既定，王孟養站到黃鶴樓欄杆上，揮着一柄馬刀，豪狂大呼：「革命英雄——王孟養在此。」這使我們聯想起張飛，在長坂橋頭，手挺蛇矛，立馬橋上，對曹操軍隊厲聲大喝：「燕人張翼德在此！」此證三。

我們既能相當有把握地說，白先勇存心把王孟養比喻成張飛，那麼，排行老大的樸公，就應該是蜀漢皇帝劉備了。而仲默和孟養二人都已先後去世，也正符合關張在劉備之前先後亡故。實際上，白先勇在描寫樸公時，確實特別賦予他中國古代理想政治領袖的風度與器度，以及純粹漢族之正統古典精神。小說一開頭，我們就感覺到他的帝王風儀，高貴氣質與豪傑

氣派：

老者身着黑緞面起暗團花的長袍，足登一雙絨布皂鞋，頭上戴了一頂紫貂方帽，幾縷白髮從帽沿下露了出來，披覆在他的耳背上，他的兩頤却蓄着一掛豐盛的銀髯。老者身材碩大，走動起來，胸前銀髯，臨風飄然，可是他臉上的神色却是十分的莊凝。

他住宅院中，「別的樹木都沒有種，單沿着圍牆却密密的栽了一叢紫竹」。他喝的是「鐵觀音」，坐的是「一張紫檀木太師椅」，書房陳設「十分古雅」，「一壁上掛着一幅中堂，是明人山水，文徵明畫的寒林漁隱圖。兩旁的對子却是鄭板橋的真蹟，寫得十分的蒼勁雄渾」；「另一壁也懸了一付對聯，却是漢魏的碑體，乃是展堂先生的遺墨」。烏木大書桌上，「文房四寶一律齊全。一個漢玉鯉魚筆架，一塊天籟閣珍藏的古硯，一隻透雕的竹筆筒裏插着各式的毛筆」。桌上單放着一部線裝資治通鑑，已經「翻得起了毛」。我們由此推知，樸公長年累月研習着國家興衰之道

，生民休戚之事。

樸公的性格脾氣，也和劉備一樣忠厚寬和，少得罪人。他自己也說：「我一生謹慎，吃虧的地方少。」他用「狂狷」二字形容王孟養的爲人：「『狂狷』二字是你老師的好處，可是他一輩子吃虧，也就在這個上頭。」論語子路篇裏，子曰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」孟子盡心下篇裏，孟子也對萬章說：「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孔子豈不欲中道哉？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」孟子把人分成三個等級：中道爲上，狂狷次之，而「闕然媚於世」的鄉愿，則屬下級。張飛和王孟養，都可說是孟子所謂的「其志嚮嚮、不屑不潔」的狂狷之士。而劉備和樸公，大概就是孔孟所說的「中行」、「中道」者吧！

樸公是一個固執持守中國傳統文化的人。他把今日的現實世界，很小心地關在自家門外。我們注意到，樸公宅中那個佝僂蒼老，「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藍布中山裝」的侍從，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，兩次「過去把大門關上」。樸公閉關自守，不斷在他那隻鑾龕文

三脚鼎的古銅香爐，燃着龍涎香，但濃郁的龍涎香味只能瀰漫在書房裏，與屋外的現實污濁空氣完全不能調和。樸公以全部心力攀住中國傳統，排斥西洋潮流，難怪他腰上的僵痛，電療幾次總不見效，可是服下奚服一的中藥，就「好像還剋化得動似的」。

正因為樸公是這樣一個尊重傳統的人，又因他對結拜的義弟懷着深厚情誼，他對王孟養的兒子違背中國人情禮俗的態度與作風，感到特別遺憾，愀然說道：「看見這些晚輩們行事，有時却不由得叫人寒心呢。」王家驥由於久居美國，受到洋化，思想行爲都只講究理性現實，不耐煩於中國人情禮儀。又屈己貼合現世，毫無他父親當年創國的不屈不撓之精神。樸公見他不能接續中國傳統，不肯繼承自己父親的精神遺產，一方面爲整個中國的前途感覺惘悵，另一方面更替王孟養感到十二萬分的惋惜。

樸公替王孟養惋惜悵悵，固然不錯，但他自己呢？他自己，將來是否就有子孫來接續他創建民國的崇高理想與精神？來繼承他珍藏保留下來的中國傳統文化遺產？樸公本人，可能對此甚抱希望，因爲他的小孫子效先，從美國回來同他住了一段日子，不但已懂

得孝敬長輩，親侍祖父湯藥，而且也背得上幾首唐詩了！當效先琅琅背出「涼州詞」，雷委員喝采道：「莫怪我唐突，將來恐怕『雛鳳清於老鳳聲』呢」，樸公雖然嘴裏說「不要謬獎他」，臉上却「不禁泛滿了得意的笑容」。樸公對他這個孫子的嚴訓兼慈愛，處處表現出來。譬如效先奉上湯藥時，

樸公抬頭看見他，臉上馬上泛出了一絲笑容，但是却厲聲喝道：

「還不快叫雷伯伯？」

然而，樸公若真以為他能靠這個八、九歲的幼孫來繼承傳統，那恐怕只是自欺的幻想。樸公已經「七旬上下」。任憑他有何等不屈不撓的精神，他的肉體生命是持續不了多久的了。就算效先的父母肯讓效先一直留居臺灣，陪伴孤獨的祖父，一旦樸公去世，他們還是會把他接回美國，使他很快變回一個「小洋人」。

樸公的這種自欺與脫離現實，是這篇小說的主要反諷。但作者的基本態度是尊敬與同情，而非譏諷與

嘲笑。在我們現今這個只有「鄉愿」才能飛黃騰達的世界裏，樸公却不肯同流合污，討好俗世，而堅持固守傳統理想，排斥現實勢力，做一個中道而行的儒士。如此，在不可避免的實際失敗中，他却獲得了一份莊嚴光榮的精神勝利。

小說裏，樸公的言談表現，處處显示出他那令人欽佩但與現實扞格不入的性格。他的思想行為，實在太遠離現世，太不合於科學昌明、講究理性的今日。譬如他主持治喪會，堅持傳統禮儀，因為有了任何錯失，便是「對亡者失敬」。又因就心王孟養「打了一輩子的仗，殺孽重」，而替他許願，代他手抄一卷金剛經，等做「大七」那天，拜大悲懺時替他還願。雷委員告辭時，樸公又特別囑咐：

「還有一句話，是你老師臨終時留下來的，日後打回大陸，無論如何要把他的靈柩移回家鄉去。你去告訴他的那些後人，一定要保留一套孟養常穿的軍禮服，他的那些勳章也要存起來，日後移靈，他的衣裳佩掛是要緊的。」

這些，都十足表現樸公對「精神」的尊重，與對王孟養的厚誼。但若以今日的科學眼光與現實理性態度來評論，人，死了就是死了，還忙什麼？樸公是多麼迷信！多麼自找麻煩！也難怪王家驥聽着樸公的話，「竟有點不耐煩的樣子」。

樸公確實已經老邁。但他一直保留着當年創建民國的耿直不屈精神，而這精神，使他那上了年紀的肉身，也增添一份異樣之神采。我們注意到，五十上下的雷委員，「面容顯得有點焦黃疲憊」。六十開外的穿中山裝的賴副官，更是頭髮落盡，背部佝僂，每次想立正都伸不直背。只有樸公一人，雖已「七旬上下」，「神色却是十分的莊凝」，「胸前銀髯臨風飄然」，「踏着遲緩而穩健的步子」。而他的做事態度，是堅持原則，有始有終，不肯半途而廢。他和雷委員對弈，下到二十手時，身體困乏而瞌睡起來。雷委員立即起身告辭。樸公自知身體不支，精神上却不肯放棄。「怔怔的思索了半晌」，他終於說：

「也好，那麼你把今天的譜子記住。改日你

來，我們再收拾這盤殘局吧。」

樸公這種心有餘而力不足，肉身老朽但精神不屈的情狀，正可比「歲除」之賴鳴升。其實，樸公就是貴族階級的賴鳴升，文儒高雅的賴鳴升。而「梁父吟」這篇小說，和「歲除」也很有相似處，作者皆藉用人物的言語行動，來揭露他們自己的性格。所以我們可以說這篇小說是樸公的性格悲劇。

第二種解釋——以諸葛亮影射王孟養

依照上面所論，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張飛，則「梁父吟」的主角是影射劉備（漢室正統後裔）的翁樸園。如此，「梁父吟」便是樸公的故事，正如「歲除」是賴鳴升的故事。可是我們發現，白先勇在另一方面，又以諸葛亮影射已故之王孟養。而從這一出發點推展，「梁父吟」的含義就大為改變：沒出面的王孟養變成了小說的主角，正如衰微的李家是「思舊賦」的真正主角。而樸公，和「思舊賦」裏的二女僕一樣，退居次要角色，變成了悼念憑吊主角的人。我們也可換一句話說，依照小說的第一種解釋，便是樸公

追念王孟養，樸公追念辛亥革命。依照小說的第二種解釋，則是王孟養被追念，辛亥革命被追念。兩者之間重點不同，主角也就不同。

白先勇以諸葛亮影射王孟養的用心，我們可在小說裏找到證據。從樸公談話敘述中，我們得知他們三個結拜弟兄，在民國建立以後幾十年間，東征西討之時，以王孟養為最「叱咤風雲」，官位也升得最高，當了「總司令」。樸公說：「平心而論，講到才略機智，我要首推你們老師。」雷委員也說：「恩師行事，一向令重如山，口出必行。」而王孟養的靈堂裏，輓聯嵌了兩句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。中原父老望旌旗。」這些顯然都暗指王孟養為諸葛亮。但最有力的一個證據，是小說篇名「梁父吟」。

梁父吟，又名梁甫吟，原來是漢樂府的曲名。據說諸葛亮躬耕隴畝，好為梁父吟。諸葛亮一心興漢，而功敗垂成，後人追念他壯志未酬的悲烈，作詩哀悼他，詩中就提到梁父吟。例如李商隱的「籌筆驛」：

猿鳥猶疑畏簡書，風雲常為護儲胥。
徒令上將揮神筆，終見降王走傳車。

管樂有才真不忝，關張無命欲何如。
他年錦里經祠廟，梁父吟成恨有餘。

還有杜甫的「登樓」：

花近高樓傷客心，萬方多難此登臨。
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。
北極朝廷終不改，西山寇盜莫相侵。
可憐後主還祠廟，日暮聊為梁父吟。

這首杜甫的「登樓」，特別值得注意，因為樸公書房壁上所掛鄭板橋手筆的對子，寫的正是這首詩裏的「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」二句。由此可見，白先勇存心把這首詩的旨境意境，容納入這篇小說裏。另外，王孟養靈堂裏的輓聯之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一句，亦取自杜甫詩「蜀相」：

丞相祠堂何處尋？錦官城外柏森森。
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
三顧頻繁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。

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

杜甫十分崇敬諸葛亮，尤崇敬武侯立志復興漢室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氣節。「登樓」一首，係天寶之亂，杜甫避蜀時所作。他當時悼念諸葛亮與感時憂國的心情，正是樸公在「梁父吟」小說裏悼念王孟養與辛亥革命的心情。特別是小說最後一段，樸公獨自留在院子，站在「冬日的暮風」中，面對盛開過的三五朵蘭花殘苞，哀悼曾經叱咤風雲的王孟養，追念辛亥年間的往事，其心境與意境，恰好暗合杜甫之「日暮聊爲梁父吟」。

如此，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爲諸葛亮，「梁父吟」這篇小說就成了王孟養的故事，王孟養的悲劇。而樸公就退一步，成爲主角的哀悼者，故事的敘述者。從他對雷委員的談話，我們看到一個英雄的興起、高騰、衰敗與死亡。

辛亥革命時，王孟養才不過是二十歲。三個結拜弟兄中，他「最是激昂」，最有「豪狂的勁道。」武昌城內槍聲一響，別人尚在猶疑，他却已「搶了幾枚炸彈，拖起馬刀往外面衝去。」混戰了一夜，大勢已

定，他突然與敵大發，跑到黃鶴樓上，「脫下了一件血跡斑斑的白布褂子，用竹桿挑起，插到了樓簷上去，然後他站到黃鶴樓的欄杆上，揮着一柄馬刀，朝了我們呼喊道：『革命英雄——王孟養在此。』」中華民國創建後，幾十年間，他又東征西討，建立功勳，升爲總司令，叱咤風雲。他的才略機智無人能比，可是由於他的性格太剛太烈，把世人都得罪了，只有兩個結拜義兄，還可拘阻他一些。

至於王孟養如何從「總司令」的巔峯，降而走下坡路，小說裏並未明說。我們只能根據雷委員的談話，得知他超人的才智「還沒能展盡」。而樸公則歸咎於王孟養自己那種「不合時宜」的剛烈性格。無論如何，總歸是目前的人事與局勢，迫使這個胸懷大志的將軍，英雄無用武之地。

三國時代，諸葛亮幫同劉備打天下，劉備死後又繼承他的遺志，忠誠輔助後主，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，復興漢室。却不幸壯志未酬，老死異鄉。所以杜甫哀悼他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王孟養的命運也相似：先是追隨 國父革命，創建民國；接着遵從 國父遺志（樸公書房一付對聯也寫着：

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），幾十年間東征西討，一心一意要建立統一和平的中華民國。却也不幸壯志未酬，老死異鄉。所以他靈堂輓聯上嵌着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中原父老望旌旗。」

我們且不追究王孟養的剛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志，也且不論目前的現實情勢如何迫使他「才智沒能展盡」，他之開始走下坡路，却也和他個人的年歲有不可分離的關係。任憑怎樣一個叱咤風雲的壯士，終有一天也會年老，也會死亡。辛亥年間勇不可當的革命英雄，北伐抗日期間轟轟烈烈的大總司令，曾幾何時已衰老臥病在床，不得不由繼室夫人「扶上扶下」。然後就默默死去。另又可悲的事，王孟養雖然有兒子，但兒子繼承的只是他的肉體生命；他當年創國的那種不屈不撓的剛烈精神，却無人持續，從此斷絕。難怪樸公喃喃自語：「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獨的。」

全面接受理性現實而遺棄傳統「包袱」的王家驥，根本不懂得也不屑於接受他父親的精神遺產。或許根本就否認「精神」的存在。所以當然他會覺得對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無聊事。至於到寺裏唸經超渡，做「大七」等事，那就更不必提了。

如此觀之，「梁父吟」便是王孟養一生的故事。樸公一方面是故事敘述者，供給小說情節，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對王孟養的追念，製造與固定小說裏的哀悼氣氛。所以我們若把王孟養解釋為諸葛亮，這篇小說就不再是樸公的性格悲劇，而變成近似「思舊賦」的悼念文章，憑吊一個英雄的死亡，和他所創偉業的失落。

兩種解釋的融匯

綜上所述，我們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養暗喻為張飛，另一方面又把他暗喻為諸葛亮。而從這不同的起點出發，這篇小說可續繹而成為兩個不同的故事。但小說這兩種完全不一樣的含義，在我們做最後一步研析時，却又神妙奇巧地回歸一處，融匯成一體。

首先，樸公、仲默、孟養三人早在辛亥年間歃血為盟，結拜為兄弟。日後也真的做到「有福同享，有難同當」的地步。他們是分不開的同體手足，已無你我的分界，所以王孟養的故事就是樸公的故事，而樸公的悲哀就是王孟養的悲哀。如此，小說主角不論是那一個，最終意義却是同樣的。

其次，他們共同創建民國，又繼承國父遺志，一起東征西討，一心一意要完成國民革命，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。正如劉關張與諸葛亮，將自身命運維繫於蜀漢的命運，同心協力復興漢室，樸公和王孟養也把自己奉獻給共同的理想，將「小我」溶入「大我」，於是他們的命運和中華民國的命運戚戚相關，不能分開。如此，樸公和王孟養的悲哀，也就是中華民國的悲哀；而「梁父吟」就不僅是兩位革命元老的故事，同時也成為中華民國的故事。

再者，我們細讀「梁父吟」裏作者對樸公的描寫，即發現樸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撓、貫徹始終的創國精神，更兼具中國五千年積留下來的傳統文化之精神。正如劉備是漢室正統後裔，樸公是漢族的正統後裔，身體不混雜一滴外族血液，靈魂未受到一絲外族沾染。我們很可以說，王孟養代表中華民國的精神，樸公則代表中華民族的精神。而國父當初提倡革命，為的就是推翻滿清異族的統治，所以民國的建立，即

基於民族觀念；也就是說，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，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。如此，「民國」溶入「民族」之洪爐，化為一體，不能分解。難怪辛亥革命志士，在武昌起義成功次日，馬上「通電全國，稱中年號為『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』」。

如此觀之，「梁父吟」這篇小說，主角不論是樸公或王孟養，最終都回歸到同一意義，成為中華民國的故事；又擴大引伸，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故事。

不錯——辛亥革命志士創建民國的不屈不撓剛烈精神，在歷史扉頁上確實留下了永恒的光澤。正如樸公院子裏的蘭花葉子，「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。」

如此，這篇小說的兩種不同解釋與影射含義，最後終於匯合在一起，形成不能分解的整體。「梁父吟」兼具「歲除」之人物性格刻劃與「思舊賦」的哀悼憑弔氣氛；而作者對中國文學典故的適當採用與巧妙操縱，更使這篇小說增加了深度與廣度。